

中篇故事传奇



真假总统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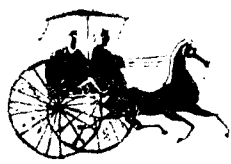
官场飞盗

赵丹新疆蒙难记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特快79

真假 总统夫人



目 录

真假总统夫人…〔美〕欧文·华莱士著斯人译(3)

苏联女演员维娜酷似美国总统夫人比莉,在克格勃的精心策划和安排下,她冒充比莉打入白宫,同总统生活在一起,于是一场惊险的真假第一夫人之争展开了……

官场飞盗……………古 墨(50)

作者曾写《丐侠》受到读者欢迎,本文是姊妹篇。“假作真时真犹假,官为盗处盗亦官”。故事揭露了封建官场之腐败黑暗。

赵丹新疆蒙难记……………徐伟敏(67)

抗日时期,岁月动荡。赵丹追求艺术天堂,岂料坠身人间地狱……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朱益平(86)

刘铭传鲁莽十足,精明过人,是个复杂的传奇式人物。本文写他上任台湾巡抚前的戎马生涯。

特快 79……………巫 猛(99)

宋犯从拜倒在女人脚跟之下,发展到残害人命。他潜逃了。追捕在特快79次展开……

责任编辑

胡 细 生

封面设计

刘 洪 梅家强

真假总统夫人

本社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87×1092毫米 1/16 8印张24万字 印数1—235,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一书号:10110·502 定价:0.00元

ISBN 7-210-00008-9/I·1

〔美〕欧文·华莱士 著
斯 人 译

真假总统夫人

第一章

她坐在新闻秘书诺娜·贾德森和人事秘书劳雷尔·埃肯斯之间，稍稍有了一点轻松的感觉。严峻的考验似乎已经过去，但她肩上的压力却没有减轻。

自从以美国第一夫人的身分住进这座白宫以来，她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曾举行过四次记者招待会。这是第五次，是在她丈夫总统先生的敦促下举行的。总统认为，她不失时机地抛头露面对他俩都有好处。

由于她的长期沉默，记者们今天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除了总统是否打算参加下届竞选、她三天后的莫斯科之行如何安排和即将举行的美苏最高级会晤有何背景等问题外，专爱寻根猎奇的记者们还提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她是否真的在吃低糖食物？是否恢复网球课？伦敦的莱德伯里是否还是她最喜欢的服装设计师？她对当今妇女风尚有何看法？对于民众推选她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女人有何感想。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对于这些问题，她都不失身分，但又令人满意地作了答复。此刻，记者们散去，她靠在沙发上，感到周身无力。



她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美丽的脸颊略显苍白，几缕金发垂到了额前。她用她白皙娇嫩的双手轻轻揉了揉双颊，以她特有的姿势把垂在前额的秀发抚平。然后，她起身出了房间。

几分钟后，她来到白宫西楼，径直步进密议厅。大房间里充满了皮革和烟草的气味。几个男人正围坐在电视前，屏幕上重播着她刚才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情景。看到这番情景，她心头一阵紧张。坐在电视机前正中位置的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高首长——伊凡·彼德洛夫将军，他左边坐着他的助手朱克上校，右边是克格勃第一部（即美国事务部）部长亚列克斯·拉辛。发现她走进房间，三人都起身相迎。

彼德洛夫将军一把握住她的手，“祝贺你，维娜·瓦西洛娃同志！”

她紧张的情绪一下消失了，“谢谢，将军同志。”

“你表演得真是维妙维肖，天衣无缝。这下你该有信心了？”

“有信心。”

“那好。我现在就去克里姆林宫向总理汇报。”

她陪同他们出了大厅，看着他们钻进轿车离开了这座建造在莫斯科郊外的白宫。随着远去的汽车，她的目光越过高墙，望见了莫斯科市区那些金碧辉煌的圆屋顶，望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塔尖。

还有三天。她心中暗暗想到，还有三天她就要扮演她一生中最辉煌的角色，为了演好这一角色，她经过了三年的特种训练，付出了多少代价啊！

然而，她笑了，这是发自内心的笑，因为三天以后，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维娜·瓦西洛娃——将成为当今美国的第一夫人——比莉·贝拉福特。

第二章

白宫秘书盖伊·帕克正应约前往总统夫人办公室。帕克身材颀长健壮，有一头浓密的黑发，显得潇洒自如，镇定从容。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母亲是个心理学家。大学毕业后，他想过一种有刺激性的生活。他在军校受训后即任五角大楼从事情报工作。越战结束

后他来到芝加哥找工作。由于他在五角大楼的经历，他当上了私人侦探。用他在探案中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

文章发表后，帕克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是参议员安德鲁·贝拉福特的同事，对他的文章颇为赏识。他说安德鲁·贝拉福特已赢得民主党的提名，参加竞选美国总统。贝拉福特的支持者们希望写出一本通俗易懂的候选人传记，以加深选民对他的印象。他们已找好了出版商，只要尽快写出传记，报酬从优。帕克一口答应下来，并如期写好了传记。这本书在选民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最后贝拉福特在大选中获胜。在组织白宫班子时，总统没忘记帕克。这样帕克就进了白宫。

他曾为总统当了两年的撰稿人。现在，他承担了为第一夫人比莉·贝拉福特撰写传记的工作。总统夫人年轻而美貌，庄重而聪明，跟她在一起令人感到愉快。他尊敬她。

帕克的办公室紧靠第一夫人新闻秘书诺娜·贾德森的办公室。诺娜精力充沛，办事能干，大约二十九岁。帕克觉得这个年轻的女秘书简直是男人追逐的目标。她光润的黑发，绿色的眼睛，俏皮的鼻子，丰腴的嘴唇，再加上高高隆起的酥胸，富有曲线美的双腿，在男人的眼里可真是风姿绰约，令人销魂。可是她又令人敬畏。帕克曾邀她外出进餐，几次均遭拒绝。为了写第一夫人的传记，帕克搜集、翻阅各种资料，访问了她所有的亲戚朋友，还约定每天下午和她进行一小时交谈。

帕克走进白宫，穿过回廊，登上楼梯。这时诺娜迎了出来。

“看看，我不是十五分钟就到了吗？”帕克喘着气说。

“我还担心你给汽车撞了呢。”

“夫人为什么要见我？”

“不知道。”

他们走进黄色的椭圆形房间。比莉·贝拉福特正坐在沙发上。

“啊，诺娜。我正纳闷你到哪儿去了。你好，盖伊——”她拍了拍身边的一只沙发，“坐这儿来。”

帕克顺从地坐在她身边。“您好，贝拉福特夫人……”

“盖伊，”她打断他的话头，“我说过十遍

了，你不要叫我什么夫人，我们天天见面，可你还这么拘泥礼节。从现在起，就叫我比莉，她把脸凑近帕克，“向我保证。”

帕克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你好，比莉。”

比莉满意地一笑，接着说：“真遗憾，第一夫人生平轶事的精采叙述今天要中断一下。因为明天下午我们将要乘空军一号飞往莫斯科。长途飞行真叫人寂寞无聊。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一路上读一遍托尔斯泰的小说，要么谈谈我自己。是当八小时的安娜·卡列尼娜呢，还是当我的比莉·贝拉福特呢？我想还是谈谈我自己，所以我请你一道去莫斯科，路上我们可以好好谈，你去过莫斯科吗？”

帕克不由得暗暗一惊。“啊，没去过。不过——真有点突然。”

“就这样定了。旅途中你不会感到寂寞的，我不能陪你的时候，就让诺娜陪你。怎么样？”

帕克意味深长地瞥了诺娜一眼。“好吧，夫人——哦，比莉。”

诺娜把帕克送到楼梯口时说：“这次旅行你会感到愉快的。夫人睡眠不多，路上你有很多时间和她交谈。”

“还有你呢？”

帕克的挑逗并没有打破诺娜的矜持。

“哦？”她说，“我可要读托尔斯泰。”

帕克一把抓住她的手臂，“诺娜，你干吗总跟我过不去？”

诺娜两眼冷冷地紧盯着他，“因为你象我的前夫一样，色迷迷的。”

“前夫？这我不知道。”

“现在该知道了吧。”

莫斯科的午夜，差五分十二点。夜幕笼罩着捷尔任斯基广场边一座灰色的石砌建筑物，这就是有名的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三楼。一套宽敞的寓所。一张特大的办公桌旁坐着克格勃头子伊凡·彼德洛夫将军。此刻他正透过窗子的铁栅栏凝望昏暗的庭院。脑子里还在想刚才收到的一份情报。

这份情报是几分钟前从华盛顿送来的，看来无关紧要。可是在这关键时刻，任何出乎意料的情况都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情报说在陪同美国第一夫人前来莫斯科的随行人员中增加了一个人。

彼德洛夫把字条放到桌上，走到屋角一个检索架前，很快查到了盖伊·帕克的检索号码。他

给地下室计算机中心打了个电话，十分钟后，一个秘书送来了帕克的档案。

看了档案，他独自寻思：为什么突然派这个帕克陪同第一夫人来莫斯科？也许答案很清楚，陪第一夫人，在旅行期间继续写传记；或者在三天的逗留期间充当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彼德洛夫马上写了一道指令，命令朱克上校派人监视帕克。

发完指令，他在沙发上坐下来，点燃一支雪茄，他再一次提醒自己，在他的宏伟计划即将付诸实施的关键时刻，决不能容许丝毫的疏忽，决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因为任何一点小小的差错就将使他精心策划、长期准备的计划毁于一旦。

一想就要实施的计划，他不由得回想起今天最令他激动的那个时刻。那就是维娜最后那次表演。太妙了，这位女演员表演得维妙维肖，无懈可击！她与当今美国第一夫人比莉·贝拉福特已经分不出彼此。彼德洛夫打心眼里佩服维娜的表演天才，暗暗庆幸自己发现了这件秘密武器。

但是，彼德洛夫自信她不过是他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天才的杰作。也许，他的助手亚列克斯·拉辛有一份小小的功劳。有了他的努力，才使这方案成为可能。不过，他只是个迟钝的齿轮在执行着天才的计划。真正的天才就是他伊凡·彼德洛夫本人。计划一旦实施——对此，他是乐观的——那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辉煌的间谍行动。然而遗憾的是，世界历史将永远不会记载。这项阴谋将永远作为最高机密，不为世人所知。就象一桩滴水不漏的罪案，如果罪犯被查了出来，那就谈不上滴水不漏了。

不过，他还是很高兴。毕竟，总理和政治局几位委员都知道。彼德洛夫为此而骄傲。近三年米，他一直努力让总理和自己站在一起。使他从感兴趣，举棋不定，直至今天下午终于表现出审慎的热情。三天后，他就不得不作出最后决定。

决心一下就别后悔，一干起来就必定成功。那时，只有在那时，伊凡·彼德洛夫才能得到报偿。除了列宁勋章，他还会被树为苏联英雄。在政治局得到提升。上司、同事、妻儿，通通都会承认他是天才。壮哉一生，更复何求？

彼德洛夫喷着雪茄，怡然自得，好不美哉！整个阴谋不禁又活生生地重现在眼前。

那时，他正对一些主要城市进行旋风式访问。他要整顿克格勃，要提高效率。行抵基辅，

来到俄国这个古老的第三大城。奔波劳顿一天，随着夜幕的降临，他已准备就寝，但当地克格勃头子偏偏要请他看戏，说是连票都订好了。只是出于礼节，他才勉为其难地去了。

戏院门口一小群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去看个究竟。他拨开人群，终于看到了那个中心人物：一个妙龄女郎，风姿绰约，很有点北欧人风韵。她边挤边微笑着签名。这本是件平常事，但有一点却使他心中一动，那女郎的脸他好象似曾相识。不过，彼德洛夫只当她是来苏联观光的美国女人。

他在镀金的前排位子上坐好，已是睡意朦胧了。

但是，她一登台，马上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尽管化了装，他还是一眼就认出这就是刚才见到的金发女郎。原来，她是苏联演员，鬼他妈才是美国人。

彼德洛夫从地板上拾起节目单，就着昏暗的灯光找那位女演员的芳名。

维娜·瓦西洛娃。没错！

他抬起头，紧盯着她的脸。马上明白了为什么把她错当美国人的原因。原来，她酷似他见过的另一位美国女人。他是在办公桌上许多进口的美国杂志、报纸上见到她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安德鲁·贝拉福特那位富有魅力的妻子——叫朱莉、迪莉还是比莉什么的。饶舌的美国舆论界对她兴趣颇深。

彼德洛夫又抬头望着戏台。不错，她是叫维娜·瓦西洛娃——除了发式，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妻子何其相似乃尔！他眨巴着眼。对了，叫比莉，他想起来了。比莉·贝拉福特和维娜·瓦西洛娃一定可以成为孪生姐妹。

说不出什么原因，彼德洛夫对剩下的戏专心看起来。剧终时，他情不自禁，很想去向维娜致贺。剧场经理求之不得，立刻头前引路，直奔后台。

维娜正在洗油彩。经理提高嗓音，字斟句酌地向她介绍彼德洛夫将军。她慢慢起身，沉静安详，接受了他的握手。

“祝贺您，您演得太好了。”

她拘谨地垂下头，“谢谢，您过奖了。”

他盯着她，“请原谅，我很想知道，您去过美国吗？”

“美国？啊，没去过。”

“在美国有亲戚吗？比如说姐姐？”

“没有，一个也没有。”她莞尔一笑。

“有意思，您会讲英语吗？”

维娜于是用英语作答：“会，将军。我会英语和法语。只是，我的英语总带美国口音。您能听懂我的话吗？”她说得很漂亮。

彼德洛夫点点头，“能懂，说得很好。”他的英语笨拙、生硬，但听英语却毫不费力。维娜的发音太美了，他说不出有多高兴。

飞返莫斯科途中，维娜和比莉常在脑海里浮现，而且总是融为一体。当他系紧安全带准备着陆时，一个狂疯的计划已在他脑子里形成。

回到克格勃总部已是深夜。脱衣服时，他猛然意识到，除非安德鲁·贝拉福特当选，否则，他的计划就将付之东流。贝拉福特只要当选总统，他的妻子必然就是美国第一夫人。这样，他发现的女演员维娜·瓦西洛娃就会成为无价之宝。想到这里，他心急火燎，巴不得贝拉福特现在就当选。

一夜之间，彼德洛夫成了美国总统竞选的狂热研究者。

他太忙了，只好召来亚列克斯·拉辛，要他作助手。拉辛是克格勃第一部，即美国部的首脑之一。他生在美国，在美国受过部分教育，是个美国通。他今年三十六岁，是个杰出人物。十二年来，他对克格勃尽心尽责，忠心耿耿。

竞选初期，当贝拉福特和共和党对手不相上下时，彼德洛夫曾想让克格勃偷偷助贝拉福特一臂之力，只是由于拉辛的力阻才作罢。拉辛认为这样作风险太大。

后来，贝拉福特当选为美国新总统。

马上，彼德洛夫派人去请维娜。

这是命令，她很快就到了。维娜那样光彩照人，那样酷肖第一夫人，彼德洛夫斜眼一瞅拉辛，见他完全呆住了。那副模样真叫他满意。拉辛也许是苏联唯一知道比莉的人，他对维娜的反应无疑是对彼德洛夫计划的一种担保。

彼德洛夫决定这样开始：

“欢迎您，瓦西洛娃同志！还记得我吗？”

“我是不会忘记的，将军。”

“这是我的助手，亚列克斯·拉辛同志。”

他们低声互致问候。

“很好，”彼德洛夫说，“我就开门见山吧。我们想拍一部关于未来的美国总统夫人的电

影。她叫比莉·贝拉福特。明年她就要进白宫。”

维娜没吱声，她还不明白。

“在基辅，我到后台拜访您，就是因为您太象她了。”

维娜等他进一步说明。

“您和她很相象，这可能会对国家有好处。您来扮演她，我相信是胜任的。”

“真有趣，您太看重我了。”

“岂止有趣而已，而很重要！如果您同意的话，就必须停下现在的全部工作，致力于创造角色，而且必须马上搬来莫斯科，工资增加四倍。至于基辅那边，我们会安排。”

他停下来，看看维娜，又接着说：

“我保证，您将来一定成为苏联最红的女明星。怎么样，同意吗？”

“服从国家的需要。”

“太好了！”彼德洛夫一拍办公桌，“在接待室等一下，拉辛同志会详细告诉您的。”

维娜一走，他马上问拉辛：

“喂，拉辛，你怎么想的？”

“对她？和你说的——几乎十全十美。”

“不，我是指我的故事，她会相信吗？”

“有可能。”

“你呢？”

“不完全相信。”

“真聪明！不过，还是说拍电影吧。从现在起，你全权负责！把她的东西取来，隔离！我们明天就开始把维娜·瓦西洛娃转变成比莉·贝拉福特。”

拉辛立即动手，利用克格勃间谍，利用和华盛顿、纽约的联系搜集比莉的各种照片、录像片、录音带。

彼德洛夫也雷厉风行。他把这项计划叫做“第二夫人”。在莫斯科城南十五公里处征用五英亩处女地，仿造了一座白宫。一俟竣工就马上把维娜搬进去。

比莉·贝拉福特的体态真令人动心，身高五英尺六，胸围三十四吋，腰围二十三，臀围三十四，体重一百一十磅，金发齐肩，柔软秀美。蓝眼睛，高鼻梁（长一又四分之三吋）。嘴宽二又四分之三吋。

维娜·瓦西洛娃同样令人动心。她搬进白宫私邸的当天，拉辛就叫她换上三点式游泳衣接受克格勃医生的测量。她身高五英尺五点九吋，胸

围三十一，腰围二十五，臀围三十五又四分之一吋，体重一百一十八磅。短短的淡黄色秀发。蓝眼睛，高鼻梁（长一又五分之四吋）。嘴宽二又四分之一吋。

彼德洛夫指示拉辛必须把她改造得和比莉一模一样。

整容手术十分成功。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华盛顿，贝拉福特宣誓作了美国总统，比莉也成了第一夫人。

两个月后，美国电视网让比莉领赏数以百万计的电视观众参观白宫。她当解说员，讲得妙趣横生，赢得了极高的评价。将贝很快由纽约空运到了莫斯科。彼德洛夫命令维娜每天看三次，每次十分钟，连续六周，务必要把第一夫人表演得维妙维肖。

彼德洛夫认为关键时刻已到。他拿起话筒：

“总理同志，我请求特别的见。请在克里姆林宫放映室。”

克里琴柯总理的话总是那样温和而又尖刻：

“放映室？我可没工夫看电影。”

“这次可得优先光顾，总理同志。”

“那么，晚上怎么样？啊，也不行。加拉宁、罗巴罗夫、乌姆亚珂夫还要和我共进晚餐。”

“请他们一道来吧。我只占用半小时。”

总理叹口气：“那么好吧，七点半，放映室。”

彼德洛夫把总理及其政治局同僚迎进去。

“什么事这么重要，彼德洛夫同志？”

“一项新计划，一项将会改变世界面貌的新计划。是以两部短片开始的。”

灯光暗下来。银幕上，比莉·贝拉福特滑行似地走进白宫林肯卧室。

“您认识她吗？总理同志？”彼德洛夫问道。

“美国第一夫人，赏心悦目。”

比莉向观众讲解。她讲到那张八英尺的花梨木床，讲到林肯夫人买的那些维多利亚式家具，连续镜头随着她从林肯卧室转向总统餐室。十分钟后，影片放完，灯光重亮。

“怎么样，总理？现在，再放另一部。”

“我们的安全首脑什么时候成了电影推销员？”总理打趣地说，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灯光重暗。比莉又在银幕上出现。她的情影颇像玛丽莲。她又走进林肯卧室，又抱着那些

史迹向人们介绍。总理不耐烦起来。

“彼德洛夫，你在干什么？我们刚看过呀！”

“我知道，请再忍耐几分钟。”

电影接着放，第一夫人继续走，丝丝入扣地重复着刚才的镜头。终于完了。

“彼德洛夫！你疯了吗？竟敢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要是别人干这种事，我非把他送精神病院不可！你最好能解释一下。”

彼德洛夫泰然起立，声音柔和，“您肯定是同一部电影吗，克里琴柯同志？”

“难道我是瞎子？连一部电影也分不清？”

“头一部里有美国第一夫人？”

“当然。”

“第二部里有美国第一夫人？”

“有，当然有！”总理怒气冲天。

彼德洛夫顿了一顿，“请原谅，但完全错了。第一部里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比莉·贝拉福特。第二部里是苏联演员——维娜·瓦西洛娃。”

彼德洛夫当然能看见几张脸上的惊愕神情。

“您在开玩笑吧？”

“我没开玩笑，完全没有，我的助手拉辛同志可以证实。”

加拉宁望着总理：“妙极了。”

总理点点头：“难以置信！好吧，彼德洛夫，戏法变得不错！骗得太妙了。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一个规模更大的骗局。”彼德洛夫轻松地说了。“几年后的某一时刻，世界舞台将发生危机，美苏对抗不可避免。那时候，为确保胜利，我们需要一种秘密武器。这就是你们刚才看到的。如果让维娜取代总统夫人，那么，美国的一切阴谋都瞒不过我们。”

满屋子一片沉寂。

终于，克里琴柯打破沉默，“可能吗？”

“您是说，她能行吗？”

“她行吗？”

彼德洛夫点点头。“只要给她机会准行，她本人也愿意。”接着，他滔滔不绝地作了说明。

最后，他气喘吁吁，“这就由您定了，总理。”

“可是，我能定什么呢？”总理低声咕哝着。“一部短片是一回事，指望她干好这事——算了，真有点荒唐。电影出了错可以重拍，可

是，在现实生活中——”

“克里琴柯同志，”彼德洛夫急忙插话，

“预拍她没出过错，一气呵成。在现实生活中她也不会出问题。我敢打赌。”

“她出了问题可会要你的脑袋啊！”

“我明白。”

“她如果失败了，势必危及国家。”

“我也明白。”

“那么说，你敢打赌？”

“毫无疑问。”

“一步误着，”克里琴柯说，“我们就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就会把我们拖到战争边缘。”

“不错。但如果成功了——这点我相信，就能保证苏联的长期优势。”

总理陷入沉思。

加拉宁靠过去，对他耳语道：“这是绝好的机会啊。”

总理没答腔。只是望着克格勃头子，“你很难说服人，彼德洛夫同志。她确有天才。说吧，你需要什么？”

“两件事。第一，您的允许。”

“可以给你。”

“还有钱。”

“也给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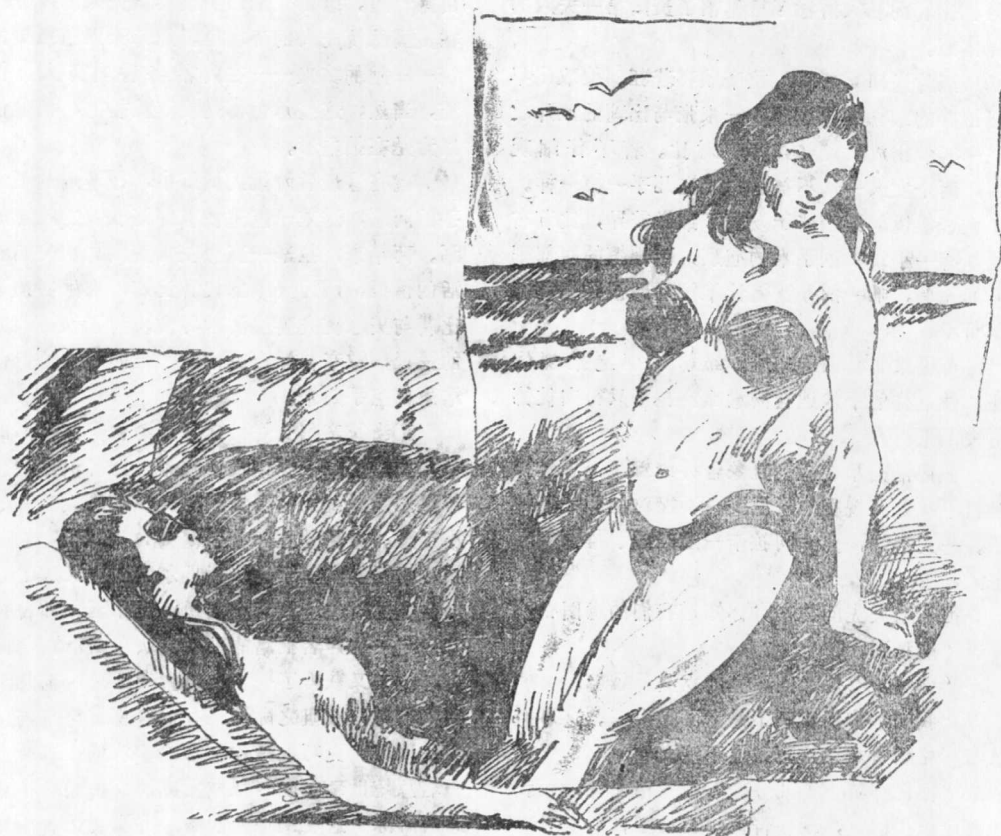
几乎三年前，彼德洛夫就相信，这一时刻终会到来。

明天，就要真正执行了。事实上，已经开始。他桌上的钟告诉他，现在已是凌晨一点半。

他不安地站起。夜已深沉。应该镇静下来，去隔壁睡一下。但他知道，大脑太清醒，难以入睡。三年来，他创立了一所三年制秘密大学，只开一个科目，只招一名学生。现在，学生即将毕业，前面就是活生生的世界。他一阵冲动，想去见见拉辛——学校的教务长。但不知拉辛这个和他一样的夜猫子是不是还在办公室。

四楼上，拉辛从堆满文件的桌上提起棕色皮箱，把画着红线的文件夹塞进去。他告诉过维娜，今天可能去得迟点。但维娜坚持要等到他才睡。他准备现在就去，去和她过夜——这是他们的最后一夜。起码，他们会分别两周，他看到自己的双手在颤抖。

他的学生，超级间谍活动中的一名卒子。现在已不仅仅是个间谍，她是他钟爱的恋人。他对



她的爱是那样深，他必须让她表演得尽善尽美，安全返回。他需要她，离不开她。想到这里，他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时，彼德洛夫意外来访，说要作最后一次检查。拉辛心里火辣辣的，渴望在维娜走前再次得到她肉体的温暖。即使她已经熟睡，也可以让她醒来。

他迅速取出一大叠训练记录，陪着彼德洛夫将军一同翻阅。整整三年的训练过程又一幕幕重现在他们眼前。

随着源源不断的情报，包括录音录像在内的各种资料成批地运抵莫斯科。训练专家让维娜反复看美国第一夫人的录像，听她的录音，模仿她的音容笑貌，揣摩她的言谈举止，并学会她遣词造句的习惯。

莫斯科一刻不停地监视着白宫的真夫人。她

每添一道新的皱纹，每换一种新的发式，甚至体重稍有一点变化，都被准确无误地传送到莫斯科，而维娜也随之做出相应的变化。

许多容易忽略的情况被弄到手了，甚至包括第一夫人牙齿的X光照片。然而有一件却不尽人意，那就是一直没弄到第一夫人的裸体照。要让维娜成功地完成她的角色，这些照片非弄到不可。拉辛为此绞尽了脑汁，他突然记起曾从一份意大利杂志上看过美国总统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彩色裸体照。那些照片是杰奎琳在意大利的私人别墅日光浴时被一位意大利摄影师偷拍的。拉辛深信，只要能弄到比莉近期裸体照，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获悉比莉在假日有裸体游泳的习惯，拉辛派出一名摄影专家一直跟踪。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比莉进白宫的第二年，她应意大利驻美大使的邀

请前往西西里度假，那位摄影专家在西西里的海滩、比莉的私人游泳区里偷拍了美国第一夫人的裸体照。

照片送回莫斯科，拉辛欣喜若狂。他取出早已拍好的维娜的裸体照，一张张与比莉的照片放在一起，用放大镜仔细观看对比。若不仔细观察，两个女人一丝不挂的身躯也几乎一模一样。但拉辛敏锐的眼睛终于发现了细微差异。比莉右腹部有一小块动过手术的疤痕，而维娜的腹部则光滑无瑕，唯一的办法就让维娜立即接受腹部切割手术。

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维娜曾拒绝拍裸体照，做这样的手术她会同意么？拉辛只得向彼德洛夫汇报。

彼德洛夫早就想把真相告诉维娜，但总觉得时机不成熟。现在他意识到再不能对她保守秘密了。一天上午，他约同拉辛一道来到了维娜的私宅。

彼德洛夫先问拉辛，“你知道我们的意图么？”

“能猜到。”

“你呢？”他又问漂亮的女演员维娜。

“我知道你们反正不是为了拍电影。这事好象与克格勃有关系，可我不清楚。”

“你也算猜中了几分。”彼德洛夫说，“我想我应该相信你，现在告诉你真情吧。”

他当着维娜和拉辛把最高当局的计划和盘托出。他分析了苏美之间的局势，明确了维娜作为一张王牌的特殊任务。

“当那个时刻来临，”彼德夫对维娜说：

“你将在短期内取代比莉·贝拉福特，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一夫人。作为一名演员，这可以说是一个最伟大的角色……当然，也是最危险的角色。”

彼德洛夫说完，注意观察着维娜。他早就坚信维娜的顽强和忠诚，然而这种顽强和忠诚能达到什么程度，他心中却没有数。

维娜静静地坐着，脸上毫无表情。

“怎么样，瓦西洛娃同志？”

“我决定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谈话之后，维娜顺从地接受了腹部切割手术。腹部伤口刚愈合，总理克里琴柯的私人牙科医生又从X光软片上发现了比莉牙齿的疤痕。但维娜现在已经知道她的使命，开始自觉地合作，很快，她的三颗完好的牙齿被医生钻孔又补上。

最后阶段的训练开始了。在莫斯科的“秘密白宫”里，维娜完全以美国总统夫人的身分生活在美国总统夫人的环境里。她每天同包括美国总统——她的丈夫——在内的各种白宫人员打交道，当然，这些角色都是由演员扮的，而他们都以为是在拍电影。

就在这最后阶段的训练中，拉辛遇到了最棘手的问题，这差一点迫使彼德洛夫放弃全盘计划。两年来，拉辛一直想获得美国总统夫妇私生活的情报，因为要维娜代替比莉，那她必须了解比莉与美总统夫妻生活的习惯。为了获得这方面的情报，拉辛曾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间谍，但他们结果都空手归来。

正当拉辛焦头烂额之际，潜伏在白宫内的谍报人员送回来一则情报。据悉，白宫保健护士伊莎贝尔是总统的秘密情妇，她在马里兰州有一座小别墅。克格勃立即着手调查，核实了这则情报。情报属实。于是伊莎贝尔的历史又成了克格勃研究的对象。他们查出伊莎贝尔五年前曾在底特律与一位声名狼藉的黑手党头目厮混。与此同时，拉辛又获得了一次良机。美国总统前几天趁夫人前往洛杉矶之际，又在白宫总统卧室与伊莎贝尔同居。更巧的是就在总统求欢的第二晚上，一名总统助理在同一位妓女鬼混时被当场拿获。总统解除了这名助理的职务，并当着记者的面来了一番关于伦理道德的训教。

机不可失，两名克格勃很快就在马里兰州的小别墅里找到了伊莎贝尔小姐。他们威胁道，倘若她不说出她所知的情况，她在底特律和白宫的丑闻将被公之于世，这样不但有损于总统的形象，实际上也毁了她自己。伊莎贝尔对总统的私生活并没有多少了解，但她在威逼下却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她之所以最近与总统发生关系，其原因是总统夫人近来身体不适，医生要求她六星期内避免夫妻生活。

毫无疑问，伊莎贝尔所提供的正是拉辛求之不得的。维娜只需冒充三个星期的美国第一夫人，而在这段时间内，她将不可能与总统发生性关系。

派遣第二夫人计划的最后一道障碍被扫除了。彼德洛夫兴奋不已，拉辛欣喜若狂，维娜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不久前，苏联总理克里琴柯提出了苏美最高元首会晤的建议，旨在讨论非洲国家波累达问

题。波茨坦是一个产铀国家，是美苏近年来争夺的重点。美国总统贝拉福特被迫接受了这一建议。经过讨价还价，会晤地点选在伦敦。

接着，苏联总理夫人露德米娜宣布，在苏美最高级会晤的前一周，她将邀请世界各国妇女领袖到莫斯科参加为期三天的国际妇女会议。会议将讨论当今和未来的女权问题。对于这一邀请，美国第一夫人当然没有任何理由拒绝。

按照克格勃的计划，维娜将在莫斯科会议结束之前取代比利，开始扮演她一生中最辉煌的角色。

在拉辛的秘密办公室里，彼德洛夫再一次审阅了全部计划。

“干得真漂亮，拉辛同志，真可谓天衣无缝，十全十美。”

“我也这么认为。”拉辛附和道。

“第一夫人明天抵达，准确地说，应该是今天。我们的第二夫人该登场了。拉辛同志，谢谢你的辛勤服务。晚安。”

随着彼德洛夫渐渐消失的脚步声，拉辛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自从他成为苏联公民以来，他再没有做过祈祷。然而，他此刻却在默默地祈祷，为他心爱的维娜祈祷，祈祷她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他的身边。

当拉辛驱车来到仿造的白宫时，已是凌晨两点半钟了。他最后仔细地看过了这座被黑夜笼罩的建筑，因为这座建筑明天就会拆掉。他径直进了那座两层楼的房子，上了楼梯，悄悄地进了“总统卧室”。

维娜特意为他亮着落地灯。卧室宽敞、豪华、舒适，完全是美国早期风格，置身于这房间就仿佛到了美国。

拉辛轻轻走到床边。维娜已睡着。她侧卧着，掀开了被单，大部分身体裸露在外。拉辛能听见她轻柔、匀称的呼吸。他轻手轻脚地脱下靴子，踮着脚尖走进浴室，发现浴缸沿上放着一张字条：

最最亲爱的：

你睡前务必叫醒我，千万别忘了。

我爱你

永远

维娜

拉辛读完字条，悄然一笑，不由回忆起他们

相爱的经过。

拉辛第一次见到维娜是在彼德洛夫将军的办公室。他承认自己对她是一见钟情。他认识不少女人，有些也颇讨他喜欢，但从来没有人象维娜那样拨动他爱的心弦。共同的使命使他俩终日形影不离。他了解到维娜曾接触过两个男人，但结果都令人失望。在将近两年的接触中，拉辛和维娜都发现对方爱着自己，而自己也离不开对方。然而他俩都用理智克制着。拉辛继续充当教官，维娜继续扮演她的角色。两人经常一起散步聊天、上餐馆吃饭。

但爱的欲望是难以抑制的，它爆发得那么猛烈又那么自然。一天，维娜正在厨房操作，拉辛在为她讲解第一夫人的角色。当他向她靠拢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正巧撞在她背上。他彬彬有礼地向她道歉，顺势戏剧性地吻了她那颈长细嫩的脖子。维娜手中的餐具“当”一声掉在地上。她转过身来，两只胳膊搭住拉辛的双肩。四片嘴唇吻在一起。他俩就这样吻着出了厨房，进了卧室。拉辛替她脱掉了衣裤鞋袜，把她抱上了床。所有克制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了。他俩如胶似漆地合为一体。

自那以后，许多个月过去了，他俩又重新克制自己，再没有云雨交欢。

拉辛有时猜想彼德洛夫也许已窥破他俩的秘密，彼德洛夫历来是无所不知。不过，就算他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和维娜都工作得不错。

从愉快的回忆中猛醒过来，拉辛才意识到自己一丝不挂地站在浴室里。他希望他把她叫醒，他也想弄醒她，在她出发之前与她重温旧梦。

拉辛回到卧室，连灯也不灭便钻进了暖乎乎的被窝。他的抚摩使她睁开了惺松的睡眼。看见她那美丽的脸，拉辛一时间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幻觉，她就是比利·贝拉福特，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而她正躺在自己身边，真是不可思议。她已经掀掉被单，温柔地向他依偎过来。哦，她还是他的维娜。

一想到第二天就要分别，他俩都把对方搂得格外的紧，恨不得让对方融化在自己的怀里。大约过了半小时，维娜长长地叹息了一声。从拉辛怀里抽出身子，下床进了浴室。

她重新钻进被窝，吞服了一颗安眠药。

“你今晚用不着服安眠药。”拉辛说道。

“可是比莉需要。我希望我的记性比你好一点。”她一边说一边在被窝里探摸拉辛的手，“我爱你，亲爱的。”

“我更爱你。我盼你平安归来。”

“我会平安归来的。”

“我们将结婚。”

“会的。可现在我要睡了。晚安，总统先生。哦，我可以叫你安德鲁吗？”

白宫。总统卧室。比莉·贝拉福特穿着淡蓝色的睡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

几个小时后她就要出发了。比莉喜欢旅行，可她这次却一点不想登程，莫斯科之行安排得太紧凑了，长途飞行会使她疲惫不堪。从安德鲁空军基地飞莫斯科，三天后又得飞回，然后飞洛杉矶，回来后再飞伦敦。其实，伦敦之行就够她受了，但她作为美国第一夫人，又无法拒绝莫斯科的邀请。再说，总统本人也希望她能去参加莫斯科的会议，因为此行能为她的形象增辉，同时也为总统的形象增辉，有助于总统在下一届大选中连任。

总统曾告诉她今晚回来较晚，她也觉得累了，决定不再等总统。

她取出一片安眠药，就着开水吞了下去。

正当睡意袭来之时，她听见门响。总统回来了。她十分吃力地睁开眼，发现总统正站在床头注视她。

“比莉，我把你惊醒了？”

“没有，我还没睡着呢。”

总统关闭了卧室的电灯，脱衣上了床。

“怎么样，出发准备就绪了吗？”总统问。

“想来就绪了。”

“希望我不让你去吗？”

“那你真太好了。”

“我们眼下同俄国人有那么多分歧，他们会欢迎你去的。”

“但愿如此。”

她感觉到总统的手在抚摩她。

“我还得等……”

“不会多久。”

“四个星期太长了。你还在出血？”

“有一点。”

“真难等。”他松开她，“晚安，亲爱的。”

比莉迷迷糊糊地回答：“晚安，总统先生。哦，我可以叫你安德鲁吗？”

第三章

莫斯科。早上七点五十五分。维娜私宅的客厅里。四个人正围坐在电视机前。他们是维娜、彼德洛夫将军、将军的助手朱克上校和将军的密友，政治局委员加拉宁。

彼德洛夫看了看表说：“她该到了。”

朱克上校打开了电视机旋钮。屏幕上，美国空军一号正在莫斯科机场徐徐降落。机场工作人员迅速把活动舷梯接上机舱门。随着铜管乐队奏起的美国国歌，舱门慢慢启开。

维娜往前凑了凑身子，彼德洛夫双眼眯成两条缝。首先出现在舱门的是两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

维娜用英语轻声说道：“她的两个保镖。前一个叫范·阿克，后一个叫麦金特。”

“他俩身后那个女人呢？”彼德洛夫问。

“她的新闻秘书，诺娜·贾德森。”

“对。那个高个儿男人是谁？”

“盖伊·帕克。”

“嗯，就是那个中央情报局特务。”彼德洛夫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朱克上校在一旁插话道，“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央情报局的，将军同志。我们只知道他是帮助贝拉福特夫人写自传的作家。”

“是中央情报局的。”彼德洛夫叼着雪茄，低声念叨说。

维娜专注地盯着电视屏幕。她曾在照片上见过诺娜、帕克这些人，可现在，他们看起来比她想象的更可怕。

“她出来了！”彼德洛夫直起了身子，“你看，比莉·贝拉福特，第一夫人。”

维娜的眼光似乎要穿透电视屏幕。看着第一夫人走下舷梯时那优雅的步伐，维娜感到一阵透不过气来。她是世界闻名的女人。她是活生生的一个存在。她是唯一的。世界上绝不会有第二个她，谁也不会相信会有另一个她。三年来，维娜第一次感到疑惧。

“她太美了。”维娜喃喃说道。

彼德洛夫从屏幕上收回眼光，注视着身边的维娜。“太美了？”他一边重复维娜的话，一边

用他毛茸茸的大手捏住了维娜娇嫩白皙的小手，
“可并不比你美。”

维娜的眼光没有离开屏幕，“我真的象她吗？”

“那边有镜子。”

维娜转向镜子，看见了自己的身影。可她看见的还是自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维娜。她收回眼光，屏幕上的比莉正从一位少年手里接过鲜花。

美国驻苏联大使迎上前吻了总统夫人的脸颊，然后挽着她的胳膊把她领到苏联官员跟前。大使首先把总统夫人介绍给苏联总理夫人露德米娜。当这两位显赫的女人互相寒暄之时，拉辛插在她俩之间充当翻译。拉辛彬彬有礼，很有分寸，趁翻译之机却不时把嘴凑近第一夫人的耳边。维娜盯着屏幕，心中油然而升起一股嫉妒之情。

维娜不由自主地又转身看了看镜子，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念头十分可笑。如果比莉真是世界上最漂亮、最富有魅力的女性，那她自己也是。她渐渐感到轻松，又恢复了镇静。

欢迎仪式结束，第一夫人在苏联官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莫斯科市区。

维娜转过身来，发现彼德洛夫将军正在审视自己。

“她使你害怕啦？”将军平静地问。

“不！一点也不。”维娜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个冒名顶替的女骗子是谁？我才是当今美国第一夫人。”

这是国际妇女代表会议的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会议大厅里，露德米娜正在向来自九十个国家的妇女代表致大会闭幕词。

比莉·贝拉福特精疲力竭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此刻，她无心倾听露德米娜的讲话，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卧室，好好地睡上一觉。三天来，她的确太累了。到达莫斯科的那天晚上，她还来不及洗澡换装就被热心的女主人邀去观赏莫斯科市容。此后，没完没了的会议、花样百出的参观访问，加上各国记者的采访真弄得她应接不暇。

谢天谢地，总算到闭会的一天。只要应付过今晚的告别宴会，她的莫斯科之行就算圆满结束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把比莉从遐想中惊醒。她也起身鼓了鼓掌。

离开会场之时，不少妇女代表拦住她要她签名。甚至有位印度女记者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性别歧视依然存在的今天，你为什么要穿这种富有性感的半透明服装？”比莉克制着恼怒，莞尔一笑答道：“因为我希望在男人们的眼中，我不仅是一个与他们平等的人，而且是个女人。”

比莉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走出大厅。她问身边的诺娜，“有时间吗？我想逛逛商店。”

诺娜看了看表，“有一个小时，夫人。”

“那好。几天后我要去洛杉矶，我应该给家里人买点礼物。”

充当翻译的拉辛为比莉选了一家红场附近的商店。比莉为了不引人注目，只让诺娜和大使杨德尔陪同，让其他人在汽车旁等候。

拉辛此时刚好同帕克站在一辆车旁，他递给帕克一支香烟，建议道：“与其在这儿等，不如散散步。”

“好哇。”帕克就着拉辛凑过来的打火机吸燃香烟，“你英语讲得不错，地道的美国味，在哪儿学的？”

“在美国。我生在弗吉尼亚。”

“真的？你可完全象个俄国人。”

“我是俄国人，按我父亲的血统。我母亲是美国人。我是十五岁才回苏联来的。”

“哦，十五岁回苏联来的！我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你，看来那是不可能的事了。”

“有可能。我刚才忘了告诉你，我五年前回过一次美国。”

“去旅行？”

“不，作为一名驻华盛顿的新闻记者。”

“那我可能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见过你。”

“完全有可能。”

“喜欢华盛顿吗？”

“当然。”

“那怎么不呆下去？”

“他们把我驱逐了。”

“驱逐了？”

“这说来话长，当时苏联当局以间谍罪逮捕了一名美国外交官，你知道，美国政府当然要作出反应。结果，我成了无辜的牺牲者，在美国蹲了几天监狱，然后作为人质交换回了苏联。”

“真遗憾。”

“当然，我现在混得不错。我也喜欢翻译。不过，我真想有朝一日再回去看看美国。”

“这事现在不可能。如果将来有机会……”

“那就谢谢你了。顺便说一下，当然不是为了你对我的关照，假若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好吧，说不定哪天我会叫你给我捎两瓶伏特加。”

“我会尽力的。”

夜幕已降临莫斯科，但克里姆林宫内却灯火通明。政治局委员和军队首脑都聚集在总理办公室内，商讨即将在伦敦举行的美苏最高级会谈。

“诸位都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克里琴科总理讲道，“波黎达将成为这次最高级会谈的焦点。苏联和美国都需要波黎达的铀，但现在波黎达卖给美国的铀是卖给我们的四倍。这种情况对我们大为不利。同志们都知道，波黎达现任亲美政府缺乏民众基础，我们的同志纳瓦上校所领导的反政府军已在人力上做好了准备，但他们需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可波黎达政府军宣布他们已得到大批美援，其中包括最先进的武器。正如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无法弄清纳瓦上校的底细一样，我们的情报人员迄今也未能证实波黎达政府军的宣布是否完全属实，因而也就摸不清美国当局对中非的真实意图。这样，美苏之间就陷入了僵持局面。而美国喜欢这种局面，因为他们每天都从波黎达得到大量的铀。我们就必须知道贝拉福特总统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伦敦的苏美最高级会谈时打出王牌，扭转局势。这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波黎达，而是为了整个世界。”

“弄清美国总统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一阵窃窃私语。

“我们真能在伦敦扭转世界的局势吗？”克里琴科总理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现在，我请同志们看一件我们研制的最新秘密武器，有了它，我敢说我们已稳操胜券。”

总理伸手按了按桌上的一个电钮，他办公室尽头的一道门启开了。

彼德洛夫将军出现在门口，他对同僚们疑惑不解的目光报以一笑，然后做了个手势。

随着他的手势，一个光彩照人的女人出现了，只见她轻移莲步，徐徐走过宽敞的办公室，径直来到克里琴科总理跟前。

“你好，总理阁下。”她微微欠身子说道，“见到你真荣幸。我丈夫，美国现任总统让

我转达对你的问候。”

看着同僚们惊疑的表情，克里琴科压抑不住内心的狂喜。

“同志们，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秘密武器。站在你们眼前的不是美国第一夫人比莉·贝拉福特，而是我们苏维埃共和国最伟大，最有天才的演员，维娜·瓦西洛娃同志。”

“不，总理阁下，我就是比莉·贝拉福特。”

“哦，夫人，这么说你完全准备好了。”

“一切就绪。”

“你有绝对把握。”

“绝对有把握。”

“这我就放心了。要知道，维娜同志，苏联的未来，准确地说，世界的未来都压在你肩上了。”

“我明确自己的任务。”

克里琴科总理握住了维娜的手，“祝你一路顺风，尊贵的夫人。向你丈夫转达我的问候。”

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大厅内，告别晚宴正在进行。

虽然十分疲倦，比莉·贝拉福特仍然感觉到宴会的气氛异常热烈。她坐在翻译亚列克斯·拉辛和大使奥蒂斯·杨德尔之间，同桌的还有诺娜·贾德森、盖伊·帕克和随行的礼宾司官员弗雷德·威利斯。

比莉完全没有了时间概念，她一心只想宴会早点结束。

宴会终于结束了。比莉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昏昏沉沉地回到下榻的宾馆。当她穿过三楼走廊走向卧室时，她心中念叨道，“拥抱我吧，睡神，抱得紧一点。”

夜。第一夫人卧室内。床头钟的指针指着凌晨两点。再过五小时，床上熟睡的那个女人就要离开莫斯科。

突然，她床头地板的那块地毯无声无息地移动起来，被地毯覆盖的橡木地板渐渐显出了一条缝。不一会儿，这条缝变成了一个洞口。

从洞口出现了一个黑影。紧接着，又是一个。两条黑影蹑手蹑脚摸到床边，一个从口袋里抽出条大手巾，另一个取出了皮下注射器。他俩看了看床上熟睡的女人，相互点了点头。那条大手巾猛然间堵上了女人的嘴，与此同时，注射器

的针头也扎进了女人的胳膊。

比莉猛然醒来，她想叫喊，可嘴被堵上了；她要挣扎，可已浑身无力。她恐惧的眼睛又重新闭上，长长的睫毛耷拉下来。

两条黑影迅速掀掉盖在她身上的床单。四条胳膊托起了她那软绵绵、热乎乎的身子。比莉被小心翼翼地抬到床头的洞口，洞口下面又伸出四条胳膊相迎。卧室里空无一人了。

过了一会，从洞口慢慢升起一条黑影，衬着窗户透进的微光，可以清晰地看出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当那个女人在卧室站定，地板上的洞口开始慢慢合拢。一切又变得和从前一样。

那个女人适应了卧室里的黑暗，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除了时针已指着两点二十六分，其余一切都没有变化。她暗自一笑，光着脚走到床边，钻进了留有比莉体温的被窝。

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她不由得回忆起三年来的经历：第一次在后台见到彼德洛夫将军，被克格勃召到莫斯科，与拉辛的一见钟情，尤其是他俩初次云雨求欢，更难忘的是前几天夜里的重温旧梦。三年啦，现在该面对未来。未来，多么辉煌的将来啊！当她胜利归来之时，那该是什么样的荣誉、幸福在等待着她呢？

过去和未来都想过了，她感到一阵睡意袭来。睡吧，她必须五点钟起床，迎接一种崭新的生活。

再见了，维娜·瓦西洛娃。

欢迎你，美利坚合众国第一夫人。

第四章

比莉·贝拉福特躺在床上，她觉得周身无力，头脑昏沉，觉得自己仿佛在爬一道陡峭的、看不到顶的楼梯。终于，她脑子里依稀闪现出昨晚的情景：宴会、疲劳、昏沉。她意识到自己该五点起床，八点从莫斯科起飞回美国。

她睁开眼，看了看床头的时钟，时间是四点三十分。谢天谢地，她没有睡过头，还可以在被窝里躺一个小时。

她正要重新闭眼，突然发现床头摆的不是她随身带来的那个旅行闹钟。真奇怪！难道是贴身侍女竟把钟换了。她扫视了一下房间，顿时大惊失色，房间里的家具和布局都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这不是她昨晚下榻的旅馆。

她正惊疑不定，忽听门外传来两个男人说话的声音。她索性下了床，要去探个究竟。

使她更为惊奇的是外间谈话的是两个俄国人，而且其中一位正是这三天一直陪同着她的那位翻译——亚列克斯·拉辛。

看见她走出卧室，那位陌生的俄国人起身招呼道：“你好，贝拉福特夫人，我们正等着你醒来啦。”

比莉不理睬那个人，急切地问拉辛：“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我简直不明白。”

拉辛不无歉意地回答：“我会慢慢给你解释。”

另一个人挥手打断了拉辛的话：“夫人，让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拉辛，你去为她弄杯咖啡。”

拉辛顺从地离开客厅，进了厨房。

“请坐吧，夫人。”陌生人指了指壁炉旁边的一张长沙发。

比莉本想不理睬他，但最后还是坐了下来，顺势拉了拉睡衣，遮住裸露的大腿。

“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惊疑……”

“不仅仅是惊疑……”

“当然，当然。先让我自我介绍一下吧。鄙人是伊凡·彼德洛夫将军，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服务。现在我来回答你的问题。你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在克里姆林宫的贵宾招待所。你想知道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那是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把你搬到这里的。”

“搬到这里？你是在说，你们绑架了我？”

彼德洛夫微微一笑，“我认为也可以称作绑架。当然，这种绑架没使用暴力，因为你当时已完全失去了知觉。”

“你们疯了？要是我丈夫知道……”

“贝拉福特夫人，你丈夫不会知道。”

她茫然了，不知所措。

这时拉辛送进来热气腾腾的咖啡。

“拉辛先生，”她有点歇斯底里地朝拉辛喊道，“告诉我，这不是事实，快告诉我。”

拉辛没有回答，避开她的视线，退到彼德洛夫身边。

“我这是在做梦吧？”

“你没有做梦，夫人。一切都是事实。”彼德洛夫回答。

“你们把我弄到这里到底想干什么？快讲

吧，我今天上午十点还要乘飞机离开这里。”

“上午八点早过了。”彼德洛夫平静地说，

“现在是下午四点，你的座机很快就要在爱德华空军基地降落了。”

“这不可能。空军一号没有我不会起飞。”

“完全正确。空军一号不会丢下第一夫人，但遗憾的是第一夫人早已登上飞机。”

“什么！？”

“我不给你兜圈子了，现在把一切都告诉你。这样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也可以走了，我要做的事还多哩。若是我有讲得不清楚的地方，待会儿拉辛先生再给你解释。”彼德洛夫停了一下，清了清嗓子，接着说，“贝拉福特夫人，你丈夫下星期将在伦敦与我们的总理举行最高级会晤。这次会晤将对世界和平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迫切要知道你丈夫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于是，我们希望安插一名间谍进白宫。当然，这不是你们中央情报局所派出的那种间谍。这是一名超级间谍，她将弄清楚你丈夫的全部计划。夫人，你很聪明，就你目前的处境，你应该猜到，我们的间谍将取代你在白宫的位置……”

“什么？取代我的位置？这不可能！”

“并不是不可能。我们的间谍长得和你一模一样。同样的相貌，同样的身材，讲一口和你声调一样的英语。当然，你俩之间本来也有一点小小的差别，但我们已消灭了这些差别。我们对她进行了三年的特种训练，她现在已完全变成了你的替身……”

“我的替身？真荒唐！”

“算不上荒唐。这种事历史上不无先例。拿破仑不是有过替身吗？你们的前总统罗斯福先生不是也有过替身吗？”

“那你们打算把我怎样？”

“我们不会动你一根毫毛，夫人。你是绝对安全。两周之后，当我们的间谍，哦，对了，让我们称她为第二夫人吧，当我们的第二夫人已获得我们需要的情报，我们将用飞机把你送往伦敦。在那儿，在最高级会晤结束之前，我们将用你换回你的替身。这样，你就可以与你丈夫重逢，一道返回美国。这一切将进行得神不知、鬼不觉，就像没发生过一样。”

“神不知、鬼不觉？你们以为我也会保持缄默吗？我要把这个阴谋告诉我丈夫，告诉每一个

人，我要向全世界揭露这个阴谋……”

“希望你别这么做，夫人，为了你的前程。”

彼德洛夫不动声色地说，“你以为你丈夫会相信你吗？你以为别人会相信你吗？你刚才还说你自己都不相信。连你都难以置信的事，是谁还会相信呢？如果你坚持这种狂想，那你将使你的丈夫在全世界丢丑，而你，也将毁在……嗯，拉辛，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

“梅宁诊所。”

“对了，那你将终生被关进那座精神病医院。别枉费心机，夫人。我们并不怕揭露，因为毫无证据的揭露只能被视为对我们的诬蔑。好啦，夫人，我得去忙我的公事了。希望你在这儿能生活得愉快。我们已为你准备了你所需要的一切，另外，拉辛先生将在这儿陪你。”

彼德洛夫说完拾起桌上的烟盒，起身朝门口走去。

比莉冲着他的背影喊道：“你们绝对不会成功！”

彼德洛夫回转身子，倚着门框，“我们肯定会成功的。我们的计划正在顺利进行。拉辛，你让他看看事实吧。”

彼德洛夫的脚步声消失了。

比莉回头，刚好与拉辛的眼光相遇，“告诉我，拉辛先生，这一切是真的么？”

“恐怕是真的，夫人。”拉辛都都不乐地回答。

“你也参与了这个阴谋？可你昨天对我还那么友好。”

“我今天对你同样友好，夫人。我是个翻译，不是克格勃的人。我反对他们这种阴谋，可我无能为力。”

“这又是为什么？”

“大概因为我是半个美国人，我母亲住在宾夕法尼亚，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十五岁才回苏联。”

“那你干吗不回美国？”

“五年前回去过，但因一桩间谍案被株连，驱逐出来，尽管我完全是清白无辜的。”

“我能让你重返美国，如果你帮助我。”

“帮助你？你现在的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卫兵，要想逃走可真危险。尽管我真想帮助你……”

“不是逃走，只是和外边通个信，通知美国大使馆……”